



許志杰

民國59年7月19日

湖南省永興縣

學歷／國立藝專戲劇科畢

現職／軍人

「陷阱」的創作理念

許志杰

人的感情世界是豐富的、是美妙的，同時亦是矛盾的、苦楚的……。

在夢想（幻想）及現實的考量衝擊下，每個人可能因一時的觀念之差，而衍生出不同的境遇……其在可控制的範疇內，卻亦時時出現不可抗拒的力量。……我們豈能不深思，自我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影響力有多大呢？

任何的一項事物（藝術品），其實是包含了多層次面的表達，而非只是玩弄單一技巧性的結果。在其具備完整故事性的結構下，再把藝術手法及理念，加以傳述……。創作此劇，只是希望每個人在不難理解的狀況中，亦可收穫到些許意識形態的衝擊。

或許，您覺得這個世界充滿無奈。其實，如果您換個角度，將危機化為轉機去生活。只要您心中有愛，這個世界依然處處有和諧……。

陷阱

人物介紹

聯詠：32歲，過氣的演員，個性敏感，常幻想。

陳文：40歲，與聯詠一起從孤兒院長大的兄長，現任警局顧問。

茗亞：30歲，聯詠之妻。

凡絲：28歲，茗亞的妹妹。

宏書：32歲，聯詠的私人法律祕書。

組長：33歲，警察局組長。

小聶：26歲，警察局女幹事。

建煌：32歲，聯詠的國中同學（操台灣國語口音）。

陳太太：38歲；陳文之妻，從事教職。

小芳：13歲，陳文之女。

老僕：58歲：聯詠家中佣人。

乩童一人。

道士一人。

法醫一人。

醫務助理四人。

記者四人。

路人若干。

劇情大綱

有人說：這個世界充滿陷阱，孰不知人的最大敵人就是自己。

聯詠與陳文，是一同從孤兒院長大的好兄弟，因為個性的差異，兩人的發展，如同天地之差距。兩人始初因嘔氣而分離，竟自此十多年未曾謀面。

一場命案的發生，竟讓彼此重新再有交集，一個佈局，一個推理，所進行的步驟，可來自於少時兩人捕獸的共同研究——設陷阱，捕獲，欲擒故縱，一網打盡。這是個案中案，用一個魚餌，釣一隻大魚。然而在感情與理智的衝擊下，誰是魚餌？誰才是大魚呢？

劇中用了一個索命的前世女鬼。全劇的始末，女鬼始終未曾出現，僅用了道士身體來傳達訊

息，卻足夠改變生命的結局，它是一個無可抗拒的未知力量嗎？還是存在人們心靈深處潛意識的象徵呢？

第一場

時間：傍晚

地點：公園道路。

人物：許聯詠、道士及幾個路人、乩童。

△幕一拉啓，左後舞台上則有一個乩童在作法，以恐怖陰森的燈光及音效處理（燈光及音效的節奏須配合，由弱至強，由暗漸亮……）前區舞台站著一個似道士的人物站在街頭類似化緣行爲，路上行人走過，有人有意、有人無心的注意道士的存在，直到許聯詠的出現，道士才開口說話，左上舞台的乩童燈光收，音效也收小……。

道士：你，就是你先生。

聯詠：（停頓）什麼？（繼續要往前走）

道士：不要走！許聯詠先生。

聯詠：（驚訝）你知道我的名字！

道士：不要多說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現在有一股邪靈之氣正籠罩著你，小心一點！

聯詠：你胡說什麼？

道士：相信我的話。最近你會有血光之災，發生的事包括你自己都不瞭解。

聯詠：（氣憤）我警告你！不要胡說八道，要不然……。

道士：施主的脾氣依然如故，小心了，對你不好的。

聯詠：（不悅）你真的是莫名其妙。如果你只是爲了要錢。（掏錢並走近道士，放進他的收錢物

中）這裏是錢，都給你，但是不要對我亂下詛咒。

△道士一下把聯詠的手抓住。

道士：這不是下詛咒，只是因果循環的結果。哈！上輩子給你好害死的怨鬼，如今就在你四周，

要你償還最苦烈的代價。

△道士一陣難以適應的身體反應，隨即以女聲出現。

道士：（邪惡）哈……你這個死沒良心的負心郎，因爲你的一時貪官好色，居然把我雲娘給害死

了！叫我到陰間裏去作怨鬼，沒有辦法投胎。

△聯詠掙開了道士的手，驚慌的退步而摔倒在地。

聯詠：（驚慌）這……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妳到底是誰？

道士：（依舊是女鬼附身）既然你讓我魂不附體，既然你讓我作厲鬼，這口氣我當然要討回來，

以往你過得太舒服了，如今我要你嘗到厄運的到來！我要你付出代價。哈……。

△女鬼附身的道士，伸手漸漸地逼近聯詠，似要勒死他一般……。

聯詠：（驚怕）不……不要、不要。

道士：哈……你求吧！你繼續的求吧！我不會就這樣放過你的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你，叫你嘗盡這人生最大的悲哀，我要你後悔，我要你不成人形。哈……

聯詠：不！我不要！走開，走開……。（聯詠歇斯底里的哭喊著，雙手一直握緊自己的脖子……。）

△此時女鬼已脫身，道士恢復男聲。

道士：你怎麼啦？許先生。

△聯詠因爲一時的驚嚇過度，無法馬上反應，只是呆呆的看著道士，道士低身去搖聯詠，試圖喚回聯詠的心智。

道士：（搖著聯詠，急切）許先生，你的臉色好蒼白啊！

△聯詠此時似乎還回心智，怒目對視著道士。

聯詠：（甩開道士的手，憤怒）走開！你到底是誰？爲什麼要跟著我、要我、嚇我？

△聯詠此時起身，道士一併。

道士：（無辜樣）我……

聯詠：（氣憤）你，就是你，哼！不管你有什麼目的，我不會上你的當的。我告訴你，我現在過

得很好，家庭美滿，事業有成，我是好得不能再好了……你這個胡說八道的傢伙！

道士：唉！壞運要用好心改，切莫勿忘，小心樂極生悲呀！

聯詠：呸！我的事我自己知道，不用你來操心！

道士：我……。

聯詠：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玩這種把戲，不要再跟著我，要不然我會殺了你！

△聯詠氣沖沖的走開了現場。

道士：我，我只是要來警告你，人生的病態、猜忌、懷疑是會使人更加速蒙蔽心智的。哈……。

人若無知，怎麼跟命運相比呢？哈……賭吧，去賭吧！哈……。

△道士向前走去。

△收場。

△音效繼續走，接著下一場的恐怖。

△燈暗。

第二場

時間：晚上。

地點：家中。

人物：聯詠、茗亞、宏書。

△一片白紗的後面，一個人連續殺了兩個人，鮮血濺在白紗上。這個凶手隨即又將刀放在一人身的手上而匆匆離去，帶出懸疑的場景，間接引出故事的情節！

△燈光閃爍的帶出氣氛，音效亦同……數秒鐘之後，電話鈴響……。

聯詠：（O·S）（急慌）喂，警察局嗎？我……我要報案。我們這裏出命案了。嗯，這裏是南

京東路二一二巷……。

△此時警車聲，吵雜聲一湧而上……。

△收場。

第三場

時間：午後。

地點：聯詠家中。

人物：刑事人員二名、法醫一名及四名記者。陳文、聯詠、建煌。

△一件命案的發生，引來了法醫、刑警及記者的到來，一羣人走進來，聯詠正坐在沙發上。

進門後法醫及一名刑警、記者等人就去檢視死者。其餘的人則往另一方面去詢問聯詠。

組長：現場保持原狀，人員控制一下，小聶你去作一下口供筆錄。

小聶：好。

組長：法醫，我們這邊走……。

△兩組人馬似乎已有了想做、調查的事項，而各往兩邊分開。小聶正向聯詠走過去。

小聶：這位先生，是你報的案嗎？

聯詠：（點頭示意）嗯！

小聶：那麼你是？……。

聯詠：（失神）我姓許，是這裏的主人。

小聶：哦，許先生你好，很抱歉在這個時候打攪你。但是為我們工作調查的順利！希望你能適度的調整一下自己的情緒，大家彼此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

聯詠：（點頭）嗯，我知道。

小聶：好的，那麼首先能不能麻煩你，敘述一下，當你發現這裏狀況的時候，一些經過。以及你跟死者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？為什麼兩位死者會同時死在你的家中呢？

聯詠：（指向死者）那個女的是我太太。

記甲：（猴急）那麼那個男的又是誰呢？

聯詠：（看一看男性死者）他，（激動）呸！不要臉的東西。

△記乙向記甲反應。

記乙：（莫名）怎麼回事？

聯詠：他就是騷擾我老婆的狗男人，騙走了我太太，還騙走了我的錢……。到最後居然還不放過我們。如今，如今……。

△聯詠沉寂一下，當小聶停筆抬頭看他時，聯詠已相當憤怒的站起，欲走向死者。

聯詠：（手指著男性死者，歇斯底里）你到底想要怎樣，你說啊！你到底想要怎樣……。

小聶：（安撫）許先生，不要激動！慢慢來，我們慢慢來。

△小聶把聯詠安撫到沙發椅上。兩名記者被聯詠的一時態度給嚇住了，兩名記者互視。

記甲：（對記乙說）他是不是有些不正常？

聯詠：（怒視記者）我沒有不正常！

△眾人互視兩秒鐘，聯詠又回到自我。

聯詠：（頓了一頓）我與我的太太，向來感情就很好。可是到了有一天……大約是兩個月以前吧！我突然發現存摺裏的錢已被用去了一大半。當時我相當的驚訝！馬上就找了茗亞來問：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！」在我苦苦的逼問之下，她才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告訴了我……。

記乙：什麼事？

聯詠：（羞愧帶氣憤）就是他們之間的事！

記甲：哎！又是一件感情糾紛的事，老掉牙了。

記乙：算了，你又來了，還是聽人家把話講完好吧！

小聶：（對著聯詠）你剛才說，是在兩個月以前才發現的，那麼在這之前，你難道都沒有發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？還有是什麼原因？為什麼你最後才發現存款已被用去了大半……。

聯詠：家裏的經濟一向都是茗亞，也就是我太太，她在掌管的。而我從來也就不曾過問。（頓了一頓）是那一天突然看見存摺掉在地上，隨手拿來翻一翻才發現的。至於，至於……（頓了一頓）對了，至於事前是有些個不一樣。

小聶：哦？什麼不一樣？

聯詠：大概，可以從半年以前說起吧！茗亞就怪怪的。（頓了一頓）剛開始，她好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講，卻又一直說不出口，一直支支吾吾的。（頓了一頓）後來，又是接到好幾通沒有聲音的電話……這……哎！都怪我當時只顧著忙，一直也就不曾去理會它。現在想想，真的要怪自己當時太疏忽了。

記乙：那當你發現事實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，你又是怎樣的處理呢？

聯詠：那個時候，茗亞哭著告訴我全部事實的經過，老實說，我真的氣壞了，我真恨不得……（頓了一頓）但是又能怎麼樣呢？況且自己也有不對，心想著，總是要把事情解決一番吧！（頓了一頓）於是，我就叫茗亞去把那個男的給約出來，大家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，

看看有沒有什麼最好的解決方法。可是，沒想到，沒想到……。

小聶：沒想到什麼？你繼續說下去。

聯詠：沒想到，他居然不肯就此罷手，還趁機敲詐我。說是要把這件醜事公諸於世，要我的名譽掃地，要我不能立足……。

小聶：然後呢？

聯詠：然後能怎樣？爲了我跟我太太，我只好給他錢，塞住他的嘴，可是……

小聶：可是什麼？

聯詠：可是茗亞不肯，她說她還要找他再談談，就……。

△此時法醫已有了結果。

組長：法醫，有沒有什麼發現呢？

法醫：這兩名死者。嗯，先說這個男的吧！男性死者，最重要的斃命處是他致命要害被刺。而這把兇器應該就是女性死者手上的那把兇刀。

組長：還有其他的嗎？

法醫：而且男性死者先前似乎服有大量刺激腦神經的藥物，所以被殺得乾淨俐落，毫無掙扎的跡象，這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再加上有瓦斯中毒的狀況。

組長：那女方呢？

法醫：女方則是明顯的瓦斯中毒及大量出血而斃命的，而其割腕的兇刀，也應該是她手上的那把。

組長：那麼說來。真的是……。

法醫：沒有錯，蔡組長，我想應該就是。

組長：既然法醫都這麼說，我想這就單純了。

法醫：還沒這麼簡單，這不過是初步鑑定而已，我還得回去再研究、解剖。如果還有什麼進一步的發現，我會通知你們的。

組長：好，謝謝你，再聯絡吧！

法醫：那麼，我還有事，就先離開了。至於屍首，我會叫我的助理來把它搬走。

組長：好的，就麻煩你了，法醫。

△兩人握手致謝之後，法醫獨自離開，記者們也做好了紀錄。

記丙：這簡直就是要決心回歸於盡嘛！諒神仙來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一樁命案。

△四名醫務助理走近，亮出證件，把屍首帶離現場。

記丁：唉！真是夠費盡心思了，死得安安靜靜，漂漂亮亮的。

△在屍首搬離現場後，組長走向小聶。

組長：小聶，筆錄做得怎麼樣了？

小聶：快好了，組長。

組長：是誰先發現死者的？

聯詠：是我。（向組長的方向而去）

組長：你是？

小聶：喔！他是女死者的先生。組長，這是他剛才的筆錄。

△組長拿起了筆錄，翻了一翻，對著聯詠，兩人互視著。

組長：許先生，我想請問你一下，在昨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你人在那裏？

聯詠：我在朋友家裏。

組長：喔？那一位朋友。

聯詠：我從昨天中午開始，就一直待在我朋友，建煌的家裏。吃飯、聊天、打麻將……到了今天

早上才回來。

組長：（試探）是一直嗎？

聯詠：是……是一直呀！回來之後，看到了現在這個狀況，就馬上打電話找你們來了。

△此時適逢建煌拿東西來給聯詠。

建煌：我說你們家是死人喔，怎麼外面圍了一大羣人啊！還有警車哩！做拜拜啲。

小聶：（面對聯詠）他是誰？

聯詠：他就是我朋友建煌。

建煌：（正經一些）是啊！我是李建煌啦，是聯詠以前國中的同學，是有什麼事嗎？

小聶：你來是？……。

建煌：哦，我是來把聯詠的皮包拿過來還他啦。

小聶：還他皮包？那麼說，許先生昨天一天都一直待在你家囉！

建煌：是啊！他昨天一直就是在我家啊。是到了今天早上，他才走的呀！（打哈欠）啊，我是看

他的皮包沒拿啦！就給他送過來啦！（又打了一個大哈欠）哈……！！歹勢啦！

△兩名刑警看到了建煌忠厚的樣子，又在聽完之後，相互的望了望，點點頭。

記甲：我說組長，事情到這個地步，能不能給個結論，我們好回去結稿！

組長：（思考）嗯……。現場找不到第三者的痕跡，也沒有打鬥的狀況，（若有所定，看看在場

的人）我們不敢說有什麼結論啦。只是以初步資料判斷，應該是一般的仇殺事件吧！

記甲：組長的意思，是認為女死者就是兇手囉。

聯詠：真是的，爲什麼會這樣呢？茗亞，妳真是傻……。

組長：沒有啦，只是依目前的判斷，我們或許可以說，很可能是女死者，因爲對她先生的內疚及

悔過，趁著丈夫外出不在的時候，約了男性死者來到家中，（頓了一頓）然後，先倒了一

杯事前就準備好的藥酒，使得男死者失去了抵抗的能力。再來，又拿出了兇刀，精確的插

住了男方的要害——導致斃命。

小聶：（接著說）隨後她又打開了瓦斯，以備自殺，又是害怕自己會死不了，所以再加上了割腕這一個步驟……你說是不是，組長。

記丁：這麼說來，這應該就是一件純個人感情上的仇殺嘛！

組長：表面上是可以這麼說，但是，我們也並不排除有他殺的可能！

△組長的眼神盯住了聯詠，只見聯詠神色有些不對，連忙低下頭去。

記乙：他殺的可能性大嗎？

小聶：老實講，相當的渺小，也可以說，甚至沒有。除非有特別的狀況跟線索發生……。

記丙：那麼，你們會就此結案囉！

組長：還沒結案之前講什麼話都太早了。我們回去之後，還會再深入的做研究。（對著記者）回去結稿，不要亂寫，我們還沒定案啊！

△幾名記者互視互笑著，同時應諾著——「我們懂啦！」

△幾名記者私下交談著，建煌及聯詠也默默的坐著。

組長：好了，我看今天的事情就到這告一個段落了。（對著聯詠）許先生，謝謝你的配合，也請你節哀順變。

聯詠：嗯！謝謝你們。

組長：那我們就先告辭了。

△聯詠點頭示意，一羣人喧然的走出去，建煌搭腔。

建煌：小詠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！那麼多的記者跟警察，害我一直不敢說話。

聯詠：沒有事了，建煌，謝謝你送皮包來給我。

建煌：小詠，啊是不是……。

聯詠：我說沒有事了。建煌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快回家吧！改天我再告訴你。

建煌：那好吧！啊我就回家了，你自己要小心一點喲！

聯詠：（點頭）嗯。（示意要他走）

△建煌走出去。此時聯詠見四下無人，心態大變，表情愉悅的爲自己倒了杯酒。

聯詠：（邪惡）哈……違背我的人，就應得到如此的下場。（頓了一頓）茗亞啊茗亞，我對妳如此的寬宏大量，在妳最落魄的時候，救了妳，使妳成了我的妻子。我如此的深愛著妳，拚死拚活的賺錢，供妳吃，供妳穿，供妳花用……。而妳卻始終瞞著我，跟那一個男人胡搞。哈……（痛苦不堪）我到底招誰惹誰了……。我那一點不好，我又那一點比不上他……。 （情緒高漲之後冷卻的笑）哼，張宏書呀張宏書，這是你逼我的。騙走了我的錢財。在我一無所有的時候，還要搶走我的愛妻。是你奪走了我的一切，是你逼我走上絕路的……。（頓了一頓）上帝要懲罰你們，組織要懲罰你們，你們這對狗男女死有餘辜，哈

……。也好，我正愁著沒有餌去釣大魚呢？哈……。

△此時有個很醜的人已在聯詠話說到一半時，就露出了面孔，站在後面。

老僕：先生小心一點，不要太得意而忘了形，露出了馬腳。

聯詠：是你，老僕，你嚇了我一跳。

老僕：老僕不敢，老僕只是提醒先生，大魚還沒上勾。

聯詠：（若有所思）嗯……。

△門鈴響起，驚醒了他們。

老僕：（邪惡）哼，少爺，大魚來了。

聯詠：我知道啦，你先下去吧！

△老僕走下去。

聯詠：誰？是誰？

△門鈴再度響起，聯詠定一定心，起身開門。

聯詠：（不知道該興奮還是悲哀得不知所措……）文哥，是你呀！來，請進。

聯詠：文哥，怎麼會這個時候來呢？

陳文：不是你約我的嗎？

聯詠：喔，你看看我都忘了。

陳文：（警覺）小詠，發生了什麼事嗎？你氣色很差！

聯詠：沒有啦！文哥，你剛才來的時候，有沒有看到外面……。

陳文：沒有啊！外面怎麼了？

聯詠：沒事，只不過……唉，算了。

陳文：什麼東西算不算呀？小詠，離開了十多年，你真是變了。

聯詠：有嗎？我變了嗎？

陳文：奇怪！在電話中，你不是這個樣子啊！怎麼？

聯詠：（企圖轉移話題）嘿，你不說，我都還忘了今天邀你來的目的了。

陳文：目的？我正在奇怪，十多年都沒消息，為什麼我一回國你就找上了我呀！

聯詠：還說呢？找了你十幾年，也都一直找不到你，要不是你最近被新聞媒體給炒熱啦。恐怕，

今天還見不到你了。（頓了一頓）目的，目的就是只想再見見你而已！

陳文：是這樣子嗎？

聯詠：不是嗎？「香港法律界名人，投身警界，屢破奇案，如今依私人基金會名義與國內警界定

約合作，陳文，曾經是台灣法律學府高材生……」還要我繼續唸嗎？

陳文：不必了，算是你對好了。但是，不用得意，我也有你的消息。

聯詠：（懷疑）哦？

陳文：「新人小詠走紅演藝圈，潛力極具，可說是明日之星。」怎麼樣，我說得沒錯吧！

聯詠：（陷入另一個情境。自言自語般）演藝圈，哈！早是過往雲煙，不存在的事了，現在說，又有什麼意義。

陳文：怎麼啦？

聯詠：怎麼啦；我倒要問你，既然早在幾年，就有我的消息，爲什麼不跟我聯絡。

陳文：我有呀。你真是不知道，當時的我有多麼的興奮，雖然我還是不太認同你進這個圈子。但是，畢竟你也做出了你的成果嘛！

聯詠：是嗎？

陳文：是呀，當我有了你的消息之後，馬上就寫信到你的公司去，結果，連續的幾封信都石沉大海。

聯詠：哎，是天意嗎？

陳文：什麼天意？你在演藝圈過得不好嗎？還是……。

聯詠：（不安）不要再說了，我……

陳文：你，你到底怎麼了，別再支支吾吾的好不好，有什麼事你直說嘛！

聯詠：我……都怪我太過虛華，都怪我進演藝圈，都怪我……怪我……。

陳文：你到底在搞什麼？從一開始。什麼事都那麼不對勁，你說，到底出了什麼事？

聯詠：我……。

陳文：你不要跟我說沒有，我不要這個答案。

聯詠：我……（祈求）文哥，幫幫我，我快受不了了。

陳文：你就說嘛！我們又不是外人。

聯詠：文哥，我老婆死了。

陳文：（驚訝）你說什麼？你老婆死了，怎麼會這樣呢？

聯詠：（崩潰）警察說，她是情殺復仇，然後畏罪自殺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茗亞是不會殺人的。

陳文：不要激動嘛！聯詠。難道沒有他殺的可能？

聯詠：文哥，茗亞不會殺人的。她不會的。

陳文：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只是問你，難道沒有他殺的可能嗎？（猛搖著聯詠，試圖喚回他的理

智）聯詠……。

聯詠：（虛弱）警察說，機會很小。（急忙又抓著陳文）文哥，幫幫我，我不要茗亞死後還背個

惡名，我不要……。

陳文：好……。但是你要先冷靜下來才行。

△陳文見狀況好一些，即再開口。

陳文：首先你得告訴我，他們是死在那裏的。

△聯詠指了一指，陳文走過去觀察了一番，並做抽樣性的處理，突然在一個角落裏（被重物壓住）拾到一個印章盒蓋，直接放入他的口袋中……。

陳文：是沒有什麼異樣……。廚房在那裏，我再去看看。

△聯詠又指了一指（往那走），隨即陳文向後走去。聯詠見其走向後面，心情即又大變。

聯詠：（不屑）哼，想跟我比，跟我捉迷藏，哈……門都沒有。我看你就是孫悟空，也逃不開我如來佛的手掌心，哈……你查吧！我就是要你查，叫你查出一些眉目，好讓我死而復生……。

△陳文從廚房走出來，拿著一杯冰水。

陳文：哪，先把這杯冰水喝下去，緩和一下情緒。

聯詠：（把冰水喝下）謝謝你，文哥，我想是好多了。

陳文：那就好，你現在能告訴我事實的經過嗎？

聯詠：不要，不要問我，我想我會受不了的。

陳文：好……不說就不說。不要太激動了。

聯詠：文哥，我很抱歉，我實在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，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。

陳文：不要多說了。好好的休息吧！等你心情能夠釋懷之後，我們再好好的談一談。瞧你，今天也真是夠累了。

聯詠：可是……。

陳文：沒關係啦，反正以後還有的是時間嘛！

聯詠：真的很抱歉，讓你看笑話了。老實講，我今天實在也沒什麼心情。唉！老天就是喜歡作弄人，弄得人悲喜不是。真希望，能如你所說的，以後再見還有的是時間。搞不好（指指天）它又會從中作弄……。

陳文：不要想那麼多了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去睡一覺，我想，我就先走了。

聯詠：文哥，真是對不起得很，不能好好的招待你。

陳文：那兒的話。倒是你要特別注意自己一下，不要胡思亂想。害了自己的身體。嗯，聽見了沒有。

△聯詠無神的點點頭（嗯……。）

陳文：那我就先走了。唉！看開點，一切都是命嘛！

△陳文拍拍聯詠肩膀，隨後自己走出去。

聯詠：是命，這一切都是命，都是命。（無神呆坐）

△收場。

△燈暗。

第四場

時間：白天。

地點：警察局。

人物：二名刑事人員，凡絲、陳文。

△燈亮，二名刑事人員各坐一邊，凡絲站立著說話。

凡絲：我當然知道，她是我姊啊！

小聶：我們知道，陳凡絲小姐。但是我們不能就妳的一面之詞，沒有加以考證，就對妳妄下斷語。對妳交代，我們也要對大家交代呀！

凡絲：這我知道，我也沒有要你們怎樣，我只是要你們知道我姊姊不可能殺人，希望你們能往其他線索去調查，不要多浪費時間，讓我姊姊背黑鍋。

小聶：是呀！今天的社會就是有太多的個人主義，人跟人之間根本沒有辦法信任，才造成那麼多事情的阻礙。好，既然每一個人都行，那要我們做警察的是幹嘛！既然妳說妳姊姊不可能殺人，那誰又是兇手呢？

凡絲：（不好意思）我怎麼知道。

小聶：就是嘛！我們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說就要合作啦，妳說出妳的了解度，我們依照我們的專

業素養辦案，迅速又確實，大家何樂而不爲呢？

凡絲：我很抱歉，我只是一時太性急了。我想我剛才也說得滿清楚了，你們認爲會怎麼樣呢？

小聶：就是嘛！不要只是一味的強調你們的看法，造成彼此間的對立嘛！妳看現在不就很好嗎？組長：好了。小聶，你有完沒完呀！不要老說別人的不是。你有沒有想想自己又是怎麼一副德性

得理不饒人，不要忘了我們還是人民的保母呀！

△小聶悻悻然的閉上了嘴，幾個人互視了一下。此時陳文從外面回來，小聶見狀，隨即起身招呼。

小聶：隊長，案情有沒有新的發現呢？

陳文：（擺擺手）不要叫我隊長。我只是被邀請回來講習的人，剛好你們隊長不在，我幫忙一下而已，這樣隊長，隊長的叫，我是會承受不起的。（笑）

△大家相視而笑。

組長：對了，文哥，給你介紹一下，這位是……（指凡絲）

陳文：你們不用麻煩了。（向前去，欲與之握手）陳凡絲小姐妳好……。

△三人驚訝的望著。

小聶：文哥呀！你真不愧是香港第一流的私家偵查人員。剛到台灣辦案，就有這麼快的身手，真是簡單呀！

陳文：好了，好了。你們就別再糗我了，還是辦點正經事吧！對了，我交代給你們的那些指紋查出來了沒有？

組長：查出來，大多是女性死者的指紋。

陳文：你說的大多是什麼意思？

組長：哦，在瓦斯筒上指紋只有一個，但卻有許多不規則的紋路，相當的複雜，而且模糊不清。

陳文：是不是像有什麼東西蒙上去的一樣。

組長：是的。

陳文：那就沒錯了。（思考）對了，我請你們到宏書事務所去做的調查有沒有什麼結果。

小聶：張宏書那個人，很少跟人家打交道，除了客戶之外，他更是絕口不提他個人的私事，所以什麼也查不出來，只知道他最近好像在接手一件離婚案子。如此而已。

陳文：是誰的離婚案子。

小聶：不清楚。就是連他的助理小姐，也都不知道。

陳文：（心中有了定案）好了，謝謝。

組長：文哥，這件案子現在又多了凡絲小姐的供詞，一切似乎又要再從頭查起，真是煩啊！

陳文：即將會有答案再出現，何必煩呢？

組長：你是說？

陳文：不錯，如果我推算的沒錯的話，答案應該很快就要出來了。

組長：你認為還有第三者嗎？

陳文：（不假思索）是，而且應該是許聯詠先生。

△三人各有其不同的表情。

凡絲：是姊夫？你怎麼能確定呢？

陳文：不瞞各位。聯詠是我高中的學生，也是我在孤兒院中一起長大的小弟弟，雖然我們有十幾年沒有見過面，但是他的一舉一動依然如昔，我太了解他了。

凡絲：（直覺反應，似乎有些自言自語）雖然我討厭我姊夫的孤僻，但是他是那麼深愛著我姊姊的，怎麼會，怎麼會呢？

小聶：陳小姐，難道妳沒聽過「愛深，恨才透」，妳就先聽一下我們隊長的說法嘛！

陳文：那天我去拜訪他的時候，就發覺了他的情緒非常詭異，動作奇特，所以我就特別的留意了一下。我到了廚房的瓦斯筒上，採下了指紋。隨即又在死者倒地的一處死角裏，發現了這枚印章盒蓋。

組長：因此在求證之後，你就認定是許先生所犯下的錯囉！

凡絲：你怎麼可以這麼確定呢？

陳文：沒有錯。印章跟指紋都只是間接的舉鑑者，整個現場都不曾有過直接的線索，也找不到致

命的要害。可是，一些疑點卻又符合判斷……唉！這麼精密的設計也只有聯詠才想得出了。

組長：我也曾經發覺了許先生的奇怪舉止，也懷疑他。（頓了一頓）但是，他的不在場證明，以及男性死者喝的大量藥酒，女性死者卻沒有這種種關係，這一切一切的疑慮，他又是怎麼去安排的，而且讓自己一人力量去完成……。

陳文：這也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，一直想了解的地方，他的邏輯思考總是勝我一籌的，可惜就給弄偏了。

小聶：文哥，那你想要怎麼去辦呢？

陳文：（苦惱）我也正在想方法啊！老實說，除非是他自己承認罪過，要不然這些罪證是無法將他歸案，將他起訴的。

凡絲：（著急）如果這是真的，你們就要去辦呀！難道你們就叫死者蒙冤九泉嗎？雖然他是我姊夫，可是他害死了我姊姊，法律是應該主持正義的。

小聶：小姐，請妳冷靜一些，不要干擾了我們隊長的思緒……。

陳文：（望著他們三個人）唉！我也只有盡力的試試看了。

△收場。

△燈暗。

第五場

人物：聯詠、陳文。

時間：白天。

地點：聯詠家中。

△燈亮前，先有電話鈴聲（旁白引述陳文將拜訪聯詠）

陳文：（O·S），喂，聯詠啊！是我，陳文。你現在有空嗎？我想去找你，嗯……你別走，我馬上就到……。

△燈亮，聯詠坐在沙發上看報。隨後門鈴響起。聯詠出去應門。

聯詠：這麼快就到了，來……，裏面請坐。

陳文：客套什麼，我自己會來。

聯詠：今天來這，有事嗎？

陳文：怎麼，沒事就不能來嗎？

聯詠：哈……，能來，當然能來呀！我巴不得你天天都能來呀。

陳文：這話當真？嗯，幾天來，心情好一點了嗎？

聯詠：唉！人生不如意事，十之八九，除了認命，我還能怎麼樣呢！

陳文：（刺探）聯詠，你真的會認命嗎？

聯詠：文哥，我不懂你這句話。

陳文：你懂得，我知道，因為你從小就是我看著長大的，你的行爲、思緒我怎麼會不了解？

聯詠：不！你不會了解的。經過這麼久的時間，早變了。（轉身，低聲逃遁）誠如你不了解這個

社會大染缸到底是什麼顏色。

陳文：你說什麼？

聯詠：我是說環境會改變一個人的，不論是什麼時候，無時無刻。

陳文：你認爲是這個樣子嗎？

聯詠：當現實的壓力逼得人們喘不過氣來，當你要面臨酒、色、財、氣的時候，你會知道（頓了

一頓）你會知道，你將要變成一隻可怕的野獸，可怕野獸。

陳文：可怕的野獸不復可怕是不是……。因爲我們有智慧的網，不是嗎？

聯詠：（企圖表演）只怕這網，網不住可怕的呢喃跟詛咒，卻蒙網了人的心智跟良心的呼喊。

陳文：那麼你怕嗎？我知道你是沒有什麼好怕的，記得以前要是遇到困難，你總是能夠運用你的邏

輯思考把問題給化解開的，是不是？

聯詠：這……。（無所答起）

陳文：現在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，非常有趣的問題。你願意再像以前一樣，跟我共同去解開這個

謎底嗎？

聯詠：（迴避問題）我，我怕我早就沒有那種能耐了。

陳文：不要緊，我們慢慢的來。我問你，倘若一個人的全部所有都被奪走了，那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？

聯詠：這……。

陳文：（繼續接著）而在一個人復仇之後，他又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？

聯詠：我……。

陳文：（急過）當他事跡敗露的時候，面對的是他最敬愛的人在追查結果，那他會有什麼樣的想法，又會做出什麼樣的行動呢？

聯詠：什麼？

陳文：又當你在命案的現場裏拾獲了一枚印章盒蓋，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？什麼樣的推測呢？

聯詠：（不知所措）我不知道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不要再問我。（激動）我說過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。

陳文：聯詠……。

聯詠：（企圖以表演來迴避）哈……這個社會是個大魔術家，它已經把我變得一無是處。它是個騙子，騙得我一無所有。它是個後母，折磨得我遍體鱗傷。

陳文：夠了，聯詠，不要再演戲了。

聯詠：我？

陳文：你，你的志氣都到那兒去了。難道真叫現實給消磨，給吃掉了嗎？你的不畏強權，你的勇氣都到那兒去了。

聯詠：好了，好了……。（痛苦）我招了，全招了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，行不行。

陳文：（恐懼）你要招了什麼？

聯詠：（苦笑）哼，你這次來，不就是要證實我是兇手嗎？現在我招了，我說，我就是殺害我太太的兇手，成了吧！

陳文：（難以置信）這真是令人感到驚訝。

聯詠：你驚訝嗎？我卻不是。

陳文：那你……。

聯詠：不錯，在我第一次看到你之後，我知道這件事總是會被揭發的。的確，我是可以再設一次陷阱……。

陳文：爲什麼……？

聯詠：因爲我不願意謀殺了我最愛的人。你知道，從小我就沒有爸媽，沒有親人，是你，是你像兄長一樣的呵護我長大，陪我一起度過人生最精華的時代。在我的心裏，你就是唯一。

你說，社會再怎樣的惡劣，怎樣的轉變，也總不能叫人弑殺他最敬愛的人吧！

陳文：（拍拍聯詠肩膀）小詠，都是我不好。

聯詠：不，不是你，不是。

陳文：（責備自己）唉！就怪當時的負氣離去，才造成……。

聯詠：（無望）不要再提起過去的事。現在，你還有什麼想知道的事情，你就問吧！我等今天，

已經等很久了。

陳文：（緩和一下自己的情緒）告訴我，是什麼原因，使你會產生這樣的復仇大計呢？

聯詠：（失落，有氣無力的）說是人世的無奈，社會的現實，愚蠢的自我！你相信嗎？哈……一切的一切使我火熱的心，沉落了谷底，而轉變為復仇之心。

陳文：我不懂。

聯詠：社會的現實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更何況我們這一個圈子呢？（頓了一頓）風光了多時，如今遭人一一的不理不睬，自然這內心的滋味總也是不好受，一時也讓我昏了頭。

陳文：我就說過，你根本就不適合這個圈子的，你就不相信……唉……。

聯詠：就在這樣情緒低落的時候，我的太太居然不安慰我，還落井下石的約同了她的情夫，向我提出了離婚。

陳文：所以你就受不了，而……。

聯詠：沒錯，我是完全全的受不了了。這樣，我才知道這些年來，我是白活了，我是讓人家當做傻子的要來要去。我拚命的賺錢供人花用，到最後卻是一無所有。我恨，我恨，哈……我恨……（頓了一頓），他們搶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就要毀了他們。

陳文：毀了他們？你又是怎麼下手的呢？

聯詠：我沉思了很久，突然想到高中時候，我們去捕捉野獸作實驗，你教我的方法。

陳文：做實驗？你是說……設陷阱，第一次捉獲，欲擒故縱，一網成擒……是這樣子嗎？

聯詠：一點也沒錯，首先我利用了離婚這個幌子，設下了一個陷阱。又爲了消除他們對我的戒心，我故作事態，輕重緩急的利用了人心的弱點，使得他們相信我誠心的，在時機成熟後，彼此談到了簽字的問題。

陳文：所以你就利用了這個機會，判給了他們——死刑。

聯詠：沒錯。（看著陳文，似乎另有涵義）一切都按照著計畫，順利的進行著。

陳文：可是我還是不了解，你的不在場證明，以及那關鍵性的藥酒，又是怎麼安排的呢？

聯詠：這也不難。就在他們來之前的幾個小時，我早已經到了住在附近的朋友——建煌的家中間聊。就在離開家以前桌上早就已經擺好了先動有手腳的酒。料想，在他們高興之餘，那一個嗜酒成性的張宏書，一定會飲酒助興。同時我也深知茗亞是不可能喝那種酒的。這麼一來，不就成功了一手了嗎？

陳文：然後呢？

聯詠：然後，然後，我就在建煌的家裏面，用了望遠鏡瞧得了那個該死的人喝下了酒，這個時候，茗亞也上了樓去取印章。而我就藉著去買個酒的幌子離開了建煌家裏！即撥了通電話，誘騙茗亞出來。

陳文：隨即你就很自然，很方便的進入了你自己的家中，看到了正受藥物發作而毫無抵抗能力的張宏書，一刀使他斃了命。

聯詠：（邪惡）你答對了，哈！當時，茗亞出門看不到我的人影後，自然會回到家裏，而我就躲在暗處，出其不意地使她昏厥，然後用我那戴著手套的手去開了瓦斯，並且把兇刀放到了茗亞的手中，拿著她的手，自己劃上了一刀，二刀，造成了假象……。哈！這就是故事原始本末了。精彩嗎？

陳文：的確是聰明絕頂的計謀，這時間也用得很精準。（惋惜）可惜你卻用錯了方向，（企圖）唉！聯詠，你是犯了錯了，跟我回去投案吧？

聯詠：（得意）文哥，只要我不承認，法律是沒法將我歸案的是不是？

陳文：你說得一點沒錯。（警覺）難道……。

聯詠：不，我會承認。我永遠都會承認我的錯，但是，我決不會跟你回去自首的。

陳文：（不解）這話又怎麼說呢？聯詠，犯了錯的人，始終還是要接受法律制裁的。

聯詠：這對我來講有必要嗎？（奸笑）哼，我對這個社會早就死了心，我也沒什麼臉，可以再活下去了（頓了一頓）。你知道嗎？現在的我面對著自己最敬愛的人，數落著自己的不是及可怕，陰險跟毒辣。這是多麼殘酷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嗎？哈……（痛苦不堪；企圖表演來淹滅自己）心啊，你到底在那裏？到底在何處呢？原來，你已早就死去，哈……（轉身對著陳文）我的心早就死去了。

△聯詠拿出藏在身上的槍，指著自己的腦子。

陳文：（欲上前）不要……。

△槍聲響時，燈光一閃急速全暗，待陳文倒地，燈光以半亮狀態出現……。在陳文後方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老僕拿著手槍。

聯詠：（瘋狂）哈……哈……又一個……。

老僕：先生，你太厲害了。

△聯詠看著地上的陳文兇狠的說：

聯詠：我採取低姿態，就是要你主動攻擊。這樣子，才能消除你的靈敏性跟強烈的反應能力。哼，諒你再厲害也逃不過我的陷阱。哈……。

老僕：先生，真正的獵物，終於捕到了。你又為組織立下了一個大功，真是恭喜你了。

聯詠：要你插什麼嘴，快把地上的死屍給我處理掉，（頓了一頓）哈，太太好了，太太好了，哈

……。

△聯詠瘋狂的跑出去。

△音效以悲哀的律調走過。

△燈暗。

△收場。

第六場

人物：六名舞者（各代表三名死者，女鬼及老僕跟乩童）及聯詠。

地點：劇場四周。

△這是一場過場舞，代表著聯詠心緒上的大轉變。以及故事的一些起承轉合。一開始乩童就在左上舞台做法，跳著乩童舞，而其餘的人員也依照著情節編舞而跳，女鬼自聯詠的身上而出，聯詠頓然感覺無知，毫無所措，似乎不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在尋找，似乎什麼也找不到，頓然之間，被他害死的三名死者，出現在他的眼前，他才知道一切的荒謬，三名死者加上女鬼的繼續追逐他，使他產生莫名的壓力，而另外一邊，乩童及老僕亦相同的譏笑他，七個人產生互動的關係。在跳舞的當際，音效以極重的節奏律感為主，在音樂之中，亦含雜了一些對白……。

男聲：聯詠，你爲本組織除掉了一名大害，真是大功一件啊！恭禧你啦，聯詠。

女聲：是啊！如此一來，我們在港澳地帶的毒品販售，將是如魚得水一般的順暢了。哈……。

男聲：（另一名男士）是啊！這真是大快人心。也替我們許許更多的死去弟兄做了一個交代。爲我們中東的軍火買賣更添一股土氣。我們組織企業也將因此更順暢更輝煌，哈……。

女聲：同志，由於你這次漂亮的出擊，上級準備派你再做一件國際恐怖活動，這將是你的另外一個旅程，希望你好好的幹下去，你的前途無可計量。

聯詠：（無所適從的冷笑）哼……哈……。我走了……哈……。

男聲：這似乎有點不太對勁，老僕，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老僕：自從這一連串的事件之後，先生他似乎有些承受不了情感跟理智的打擊。

女聲：這麼說，他可利用的程度，就大大的消滅了。

老僕：是的。

男聲：好吧！不管怎麼樣，老僕，你好好的盯著他，別讓他給清醒了，看情況，必要時，做了他。我想你應該懂的。

女聲：他要不，我們也不會要他跟他身邊這麼久了。老僕，這是他的一些獎金，拿給他，其餘的，你自己看著辦了。我們先走了……。

男聲、女聲：哈……。

△聯詠在跳舞之際似乎有聽到這些談話，但似乎也在逃避他們，當對白說完後，聯詠與其他舞者的互動關係，似乎使他了解……。聯詠，大叫一聲（啊）便衝入幕內。其他舞者依序下場。

△燈光及音效以恐怖，灰色的色調走著。內幕的聯詠，瘋狂的走出來。

聯詠：（瘋狂）哈……我什麼也沒有了，我要這些錢，這些錢又有什麼用呢？（把錢往上灑）
（苦笑）哈哈……是我，是我，我是身不由己，我不是故意的（到達沸點）我不要這樣……。（昏倒）

△老僕跟著出來，看見如此情況，往內叫人。

老僕：來人呀！先生發生事情了，快，快，快把他送到醫院，快……。

△幾個人出來，快速的把他抬下去……。

△音效繼續走。

△燈暗。

△收場。

第七場

人物：許聯詠、道士（以老者裝扮）及陳芳。

地點：公園道路。

時間：清晨。

△幕一拉啓，清脆的鳥鳴聲。可知這是個清爽的早晨，公園裏沒有什麼人，似乎只有一名老者低著頭坐在公園的椅子上。

△聯詠自幕後，伸伸懶腰的走出來。

聯詠：（吸一口空氣）嗯，太棒了，好久都沒有呼吸到這麼乾淨的空氣了。

△聯詠彎身，似在做體操一般。

聯詠：真是早起精神好。病了這一段時間，病得是連自己都模模糊糊的，一點記憶也沒有。我看，又得重新過生活啊！（伸展筋骨一番）

道士：唉！唉……。

△聯詠聽聞嘆氣聲，這才發覺在公園的椅子上坐了一個人，見狀，聯詠向其走去。

聯詠：老伯伯，您生病了嗎？爲什麼一大早就嘆氣呢？有困難嗎？要不要我幫忙？美好的開始，每個人都應該有希望的。

△道士抬頭，兩眼注視著聯詠。

道士：是希望嗎？

聯詠：（驚訝，似曾相識）你……。

道士：不記得我了嗎？還是你曾經有過印象呢？

△道士站起來，聯詠往後退。

聯詠：你爲什麼看起來那麼兇狠，那麼邪惡？

道士：是我兇狠邪惡嗎？還是你！

聯詠：我？（懷疑的指指自己）

△就在道士逼問聯詠之際，後台傳出一個小女孩賣花的聲音……。

道士：沒有錯，就是你。怎麼全忘了。

聯詠：是，之前的記憶，我是一片空白。你在說些什麼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，又在胡說什麼？

道士：沒什麼。我只是要來警告你，烙印下的事實，永遠也抹滅不掉。

聯詠：（害怕）我，我到底做過了什麼事，我，我不知道，我，哎呀！

△聯詠在後退時，沒有看到賣花的女孩，而一撞，把她給撞倒在地。小女孩痛叫，聯詠連忙

轉身去扶小女孩。

道士：（見狀，得意）哈……不要以爲你可以設陷阱，贏得命運，告訴你，這才是人生悲劇的開

始，哈……哈……。（向幕後直直走去）

聯詠：（遠望道士）耶，你……。

△小女孩似乎扭傷了腳而做痛，聯詠趕緊扶住小妹妹。

聯詠：小妹妹，妳沒事吧！

陳芳：我想應該沒什麼事吧！（欲獨立站起）喔，好痛……，糟糕，我想是扭傷了。

聯詠：來，叔叔幫妳看看。

陳芳：不用了，我自己來。

△聯詠把陳芳扶到椅子上坐著，陳芳揉著自己的腳踝！

聯詠：（打量一下）小妹妹，妳還小嘛！爲什麼要一大早就起來賣花，賣報紙呢？

陳芳：這……。

聯詠：妳爸爸媽媽呢？妳的家人要你這樣做嗎？是不是家裏有什麼困難。告訴叔叔好不好？

△小女孩見有人關心，腳又是疼痛，不由悲從中來。

陳芳：（哭泣）爸爸死了，媽媽又在生病，一個姑姑在照顧我們。我想，我想，我想我已經長大

了，也應該爲家裏做點事情！

聯詠：我看妳還是個國中生嘛！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好了，不要哭了！要不要叔叔幫忙？

陳芳：（拭淚）不用了，謝謝您，叔叔。我想我還是趕緊去賣花吧！

△陳芳急欲拾起地上的花，只是腳傷依在，碰到了地板，還是痛得不支倒地。

聯詠：這樣不行，我看還是我送妳回家。

陳芳：可是……。花怎麼辦？

聯詠：別可是了，都怪叔叔不小心碰到了妳。至於妳的花，叔叔就全買下了，好不好？別管它了，走吧！

陳芳：（哭）謝謝叔叔。

△聯詠扶著陳芳，慢慢的走向側幕。

△燈暗。

△收場。

第八場

人物：聯詠、凡絲、陳芳、陳太太。

地點：陳芳家中。

時間：早上。

△燈亮起，即發現凡絲正在幫不良於行，中風又有精神失常的陳太太吃飯。

凡絲：陳芳這孩子不曉得跑到那兒去了，這麼久還不回來（望望外面，又回頭看著陳太太）唉！

嫂子！來。吃飯喔！

△此時門鈴聲響，凡絲把飯放在桌上，起身開門。

凡絲：誰呀。小芳，是不是你又忘了帶鑰匙啦。

△走到側幕去開門。看到聯詠。

凡絲：（不悅）是你，你來幹什麼。

聯詠：（扶著陳芳，不置信）凡絲，妳爲什麼會在這裏？難道，小芳說的姑姑，就是妳？

凡絲：（不高興）這關你什麼事！（看見陳芳，憐惜著）小芳，妳怎麼啦。妳是不是又去……。

陳芳：沒，我沒有……。

聯詠：這孩子是在早上賣花的時候，被我撞傷了腳，我送她回來的。（摸摸陳芳的頭）

凡絲：（推開聯詠）你走開，不要碰她。（蹲下來看著陳芳）你爲什麼又去賣花？我不是叫妳不要了嗎？

陳芳：（哭泣）我，我只是看家裏這麼糟，全部的負擔都放在姑姑身上，我覺得這對妳太不公平了。

凡絲：小芳，我不是說過我沒關係嘛，只要妳好好的念書，這樣就可以啦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以後再也不要了，好不好。

陳芳：（點頭）嗯……。

凡絲：那妳就到房間裏去休息，順便把媽媽推進去，沒有我叫妳，不要出來。

△陳芳回應，一擺一擺的把媽媽推進去，聯詠見狀。

聯詠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凡絲。

凡絲：怎麼一回事？問你自己呀！怎麼？全忘了嗎？

聯詠：我？我什麼也記不得。

凡絲：記不得，你還要演戲嗎？還是又在裝傻。你過來看，看他是誰？

△聯詠跟過去，看到陳文的遺照。

聯詠：（驚訝）陳文，是文哥，他怎麼啦？

凡絲：他死了，難道你看不懂他死了嗎？

聯詠：（無神的跪下）文哥，文哥，我找了十幾年，沒想到，你竟然死了。（對著凡絲）告訴

我，他是怎麼死的。

凡絲：（悲傷至極）哈……怎麼死的，難道你還會比我更不了解嗎？這一切不就是你一手造成的

嗎？不是你嗎？

聯詠：我？妳？妳到底在說些什麼？我一句話也聽不懂。

凡絲：姊姊死了。文哥去調查這案子，不是你也一併把他給殺了嗎？

聯詠：這，這怎麼可能，不可能的。文哥是我十多年來最敬愛的人，我怎麼會把他殺了，（頓了

一頓）殺了他？不，不，不可能的。

凡絲：那姊姊的死，你又怎麼說呢？

聯詠：茗亞死了？沒有呀！老僕告訴我，妳姊姊到馬來西亞去了。

凡絲：馬來西亞？哈……。你說，你到底又玩什麼花樣？你來，只是想告訴我，你沒有殺死他們，還是……。難道，你還想要趕盡殺絕嗎？

聯詠：相信我，凡絲，我真的全不記得了。我只知道我好像生了一場大病，至於前面的那一段記憶，我全部空白，真的空白，相信我。

凡絲：相信你，你叫我怎麼相信你？這麼大的事，你可以連一點點的印象都沒有。

聯詠：我只記得，我好像做了一場噩夢，文哥好像有出現過。但是當我醒來以後，卻什麼也沒有？告訴我凡絲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凡絲：（不太信任）好吧！你就繼續演，我看你能演到什麼時候。

聯詠：我說的是真的。

凡絲：好！我現在就幫你恢復記憶，看看你到底認不認罪。

聯詠：（著急）妳就快說嘛！

凡絲：你知道剛才進去的小妹妹跟太太是誰嗎？

聯詠：我不知道……。

凡絲：那我就告訴你吧！小芳就是陳文的女兒，而陳太太就是你文哥的老婆。

聯詠：什麼，這是真的，是真的嗎？

凡絲：我有必要跟你說假話嗎？

聯詠：那……。

凡絲：沒錯，文哥這一次回台灣來，是他自願請調回來的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給他的太太跟女兒找一個安靜的地方。

聯詠：爲什麼呢？

凡絲：因爲他在香港太出名了，連續幫警方破了幾個大案子，也因此跟許多的黑社會老大結下了樑子，人家處處要殺他。殺不到怎麼辦呢？就往他的家人下手，讓他精神受不了。（聯詠一副不能置信的樣子）你看看他太太，又病又瘋，爲什麼呢？一個漂亮的美人，就這樣被活生生的給弄殘了。讓她要死不能死，你說，她怎能不瘋，最後逼不得已，文哥，把她們帶回台灣，就是想要擺脫那些大盜的追殺。沒想到……。

聯詠：他就是那麼傻，他爲什麼不來找我呢？

凡絲：（詭異）哈……找你。哈……他就是找了……。

聯詠：他找過我？

凡絲：（搖頭不置信）唉，算了。你知道我爲什麼在這裏嗎？

聯詠：我就是要問你，妳爲什麼在這？又爲什麼會是小芳的遠房親戚？我認識了文哥幾十年，又是妳姊夫，我怎麼會不知道有這回事呢？

凡絲：（深呼一口氣）這可就要從姊姊的死開始說起了。

聯詠：（不相信）茗亞沒有死，我告訴妳了，妳姊姊只是暫時到馬來西亞去了，妳爲什麼就是不相信。

凡絲：你到底是要聽我說，還是要我相信你的胡說八道。

△聯詠默默的承受，點頭。（嗯……）

凡絲：文哥一回來，接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姊姊的事，在這段時間裏我們聊了很多，也在無意間，才知道我們彼此居然是親戚……（頓了一頓）。當然在他死了之後，我就在這了，要不然，誰照顧他的妻小呢？

聯詠：我啊！既然他回來了，他爲什麼不來找我呢？

凡絲：找你，他當然有去找過你，可卻是一去不回！

聯詠：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。

凡絲：什麼意思。什麼意思，哈！就是因爲，因爲文哥發現了你就是殺姊姊的兇手，又苦無證據可以捉你到案，所以他就希望能夠去說服你，叫你自動投案，結果，卻沒想到，沒想到一去不回。

聯詠：妳是說……。

凡絲：是……我是這麼說。現在你應該想通了吧！應該記起來了吧！

聯詠：（失神呢喃）是我殺了文哥嗎？

凡絲：是你，就是你。

聯詠：（驚惶而不知所措而悲泣）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我什麼也記不起來，記不起來。鳴……我的頭好痛，我的頭好痛……。

△聯詠蜷伏在一角，小芳自內見狀跑出來，搖著聯詠。

陳芳：叔叔，你怎麼了，你怎麼了。（望凡絲）姑姑，為什麼你們要吵得這麼兇呢？

凡絲：小芳，妳出來做什麼，我有叫妳出來嗎？進去。

陳芳：（哀求）姑姑，叔叔他……。妳就不要再罵他了嘛！叔叔他是好人耶！

凡絲：小孩子，妳懂什麼！進去。

聯詠：（抱著陳芳哭著）小芳，叔叔對不起你們，叔叔不是故意的，叔叔該死……。不要怪妳姑姑，乖，聽妳姑姑的話，進去照顧妳媽媽，去……。

△陳芳抽泣的走進去。

凡絲：看來你真是全不記得了嗎？

△聯詠跪在陳文的遺像靈前。

聯詠：（萬分悲泣）文哥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又做了什麼呢？我該怎麼辦，怎麼辦，你告訴我，文哥……。告訴我。

凡絲：（不知所措）姊夫，我不知道你到底發生什麼事，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跟不同？我也

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殺了他們，而如今，卻是……（頓了一頓）唉！不管怎麼樣，我認爲你還是要面對事實，去投案吧！我想，文哥在天之靈，也會希望你敢面對自己，去吧！

聯詠：（失落無神的）我會的，但是我一定要先弄清楚我到底做了什麼？然後才會死而無憾，才能去見他們。我會投案我會的，我會的。（看看遺照）文哥，幫幫我，幫幫我。文哥

……。

△音效繼續走。

△燈光暗。

△收場。

第九場

人物：聯詠、茗亞、宏書、陳文、陳太太、老僕。

地點：聯詠家中。

時間：傍晚。

△燈一亮，即可發現聯詠躺在床上，如做噩夢一般的自言自語。

聯詠：（不解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是夢還是事實。難道說，夢跟現實已經沒有隔閡了嗎？

不，這不可能，我一定還要再找一個人來求證一下，老僕，老僕……。

老僕：先生，老僕在這，少爺，老僕在這，你快醒醒呀，你快醒醒呀！

茗亞：沒用的，老僕，要能醒，他就會醒的。

陳文：茗亞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呢？

宏書：還不是因爲要去接你們，聯詠匆匆忙忙的趕時間，沒想到就在自家門口給車撞了。

茗亞：宏書，好了，這都是命，怎麼能怪陳大哥呢？（哭）要是這回聯詠真的醒不過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……。

陳太太：（安撫茗亞）茗亞，妳說這什麼傻話呢？我們當女人的本來就要比男人更付出一份心力活下去，更何況，聯詠只是在昏迷狀態，他還會說夢話呢！妳說是不是。

陳文：是啊！妳怎麼可以這麼悲觀呢？更何況，醫生不是檢查無誤，讓他在家休息嘛！

宏書：我想陳先生說得也是，聯詠應該只是暫時昏迷罷了，要不然醫生怎麼那麼放心，把他放在這呢？妳就放點心吧！別再疑心了。

茗亞：可是……。

陳文：別可是了，我看妳真是想太多了，走吧，我們到客廳去坐一下，這裡壓力太重了。

陳太太：對呀，反正這裏有老僕看著，有事他會叫我們的，況且，太多人待在這兒，對病人也是很不好的，走吧！

△一行人由臥室向客廳，宏書再叮嚀老僕一番。

宏書：老僕，有事就大聲喊我們一下，我們就坐在客廳聊聊。（老僕回應，宏書也就走開）

△臥室的燈光暗，使客廳更爲突出，所有的人隨意坐著或是站著。

陳文：茗亞，這一段日子，妳跟聯詠過得還好吧！

茗亞：很好。文哥，你爲什麼會這樣子問呢？有事嗎？

陳文：哦，沒事，只是隨口問問。看看你們是不是要文哥幫忙什麼的。老實說，那麼久沒跟聯詠聯絡，自己挺過意不去的，妳知道嘛，我看聯詠，就跟自己親弟弟一樣，我不希望他跟我賭氣。

茗亞：謝謝你，文哥，我們過得很好。倒是你，這次回來，有沒有什麼打算，是不是要長期的留下來呢？我們一定會很高興的。

陳文：這不一定了，要看基金會怎麼安排，但是至少會留一段時日，處理一下這裏的事。（望了一望，感慨）唉！十多年沒回國來，一切都變得好多，好快……。

宏書：是啊，人在動，社會在變，這就是民主自由國家嘛！永遠在不停的變，時時刻刻的變，有時候還叫人趕不上腳步呢！（開玩笑）不也有人說嗎？在這個時代裏，你們說是人們改變了社會，還是這個社會把人們給吃了呢？

陳文：這倒也是事實，這位先生，真是獨到見解。對了，茗亞，妳都還沒有仔細的幫我介紹這位先生呢！他是……。

茗亞：你瞧，這事情一來，我就亂了方寸了，都忘了給你們彼此介紹一下。（指一指宏書）他叫張宏書，是聯詠私人的法律祕書，也是我們私下共同的好朋友。（指一指陳文）宏書，他就是陳文。文哥也是學法律的啊，是我跟聯詠最敬愛的兄長。

△兩人算是正式認識，彼此互道：幸會，幸會。

△此時從臥房裏亦傳出老僕的喊叫聲。

老僕：（性急）太太，你們快來呀，先生，他又有反應了……。

△所有的人急忙的跑到了聯詠床前。

聯詠：（在做夢）不，不是我，我沒有殺你們，真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為什麼會這樣做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茗亞：（猛搖聯詠）聯詠，你醒醒，你怎麼了，聯詠，聯詠，你醒醒呀！

聯詠：什麼？原來就是老僕這個老賊，天天在我的茶裏放了藥，讓我的身體組織異變，讓我恍恍惚惚的聽從他的指揮，原來一切都是老僕搞的鬼……。

△大家都盯著老僕看，老僕惶恐。

老僕：（惶恐）先生，你在說什麼，我可沒啊！你不能亂說，這樣是會，是會害死我的耶！

聯詠：什麼？還有一個女鬼，上輩子被我奸害死的女鬼，對！是有這麼一個狀況，是她，是她來找我報仇，是她掩蔽了我的心志，是她讓我殺了你們，是她……文哥，不要走，說清楚一

點，文哥……。

陳文：我？（指指聯詠）他到底在做什麼夢？怎麼我們所有人都死了。

宏書：不管它是什麼夢，也許都是個警訊吧！

茗亞：（緊張）宏書，在這個時候你不要嚇人好不好？

宏書：（調皮的）是啊！你沒聽過一些人說嘛！「人的本身，從來就沒有活過。或許在夢的世界裏才能見到許多的永恆吧！」

陳太太：張先生，你這話，我就不敢認同了，或許人跟人之間有許多自私跟險惡，同時也給人帶來許多的困擾，可是這也不能代表說，人生就是那麼不實際呀！

陳文：老婆！人家張先生也是開個玩笑嘛，妳那麼正經，幹嘛！又要上課啊。

陳太太：本來就是呀，人活著都是有目的的，因為他畢竟是活著嘛！而夢，只不過是人的另一種潛意識幻化而已。

茗亞：大嫂，妳是說……。

陳太太：沒有錯，可能是聯詠發生車禍的時候，一種恐怖的景象，一併帶入他的昏迷狀態，使他產生了一種不自覺的反應及幻想，而以他的自我成爲中心，把周遭的人事物奇想到最惡劣，跟著一起恐怖。

茗亞：那他會醒過來嗎？

陳太太：當然會，茗亞妳不用擔心，只要讓他把這個幻覺膨脹化，最後自然毀滅，他就會醒的。
茗亞：是真的嗎？大嫂，這樣我就放心了。

△聯詠又開始亂動。

聯詠：原來是假象，是你，就是你。老僕，我現在沒有任何的價值了，你是不是要照組織的命令，殺了我呀，來吧！我跟你拚了，我跟你拚了，啊……。

△聯詠驚醒了過來，看到四周的人。

茗亞：（心喜）聯詠，你醒了。

聯詠：（不能釋懷）你們，你們不是已經都死了嗎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茗亞：我們都好好的呀！聯詠，那是你發生車禍之後，所做的一場噩夢。

聯詠：真的是一場噩夢？可是好真實啊！我真的好怕，要是你們真的死了，那我該怎麼辦？我一定會瘋的。

陳文：小詠，你就是會胡思亂想的老毛病還是沒改啊！小心，要是真的給弄到了人格分裂，那你就完了，哈……。

聯詠：文哥，你也在這。真的太好了，（看到陳文旁的陳太太，懷疑）她是？……。

陳文：我太太呀，怎麼忘了。

聯詠：可是大嫂她不是殘廢了，而且瘋了嗎？怎麼會？

陳太太：（開玩笑）聯詠呀，怎麼？你夢中的我就這麼醜啊，你說，你還夢到了什麼？

聯詠：我夢到了茗亞、宏書、文哥、凡絲、大嫂……耶，小芳呢？

陳文：誰是小芳啊！

聯詠：就是你們的女兒呀！

陳太太：哈……我們那兒來的女兒呀，你真是太會幫我們想了。（想一想，看看陳文）不對，陳文，是不是你在外面小公館的女兒呀，給聯詠看到了。一併夢到夢裏去了，你老實招來，是不是……。

陳文：（滑稽）天地良心啊，我沒有。聯詠你的夢真的會害死人呀！老婆大人，我真的沒有……。

陳太太：（得意）諒你也不敢有，哼。

△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後翻的。

聯詠：對了，茗亞，凡絲呢？她怎麼也不在這？

茗亞：凡絲，凡絲到馬來西亞了。

聯詠：馬來西亞？

茗亞：是啊，還是你送她走的呢！怎麼，不記得啦？

老僕：是啊，先生，你怎麼全都忘了，也忘了老僕對你忠心耿耿的一片心，說什麼「都是老僕搞

的鬼」，我可沒有。

聯詠：老僕，我知道你的心，我怎麼會這樣說呢？那是作夢，開玩笑的，你就別放在心上。

△突然燈光一閃。

聯詠：耶，老僕……別鬧了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把燈開了。

△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看著聯詠，此時由音效傳出女鬼的聲音。

女鬼：（O·S）許聯詠，不要以為這是夢，原本我是想讓你嚐嚐家破人亡的滋味。可是，我依然狠不下心來，而且馬上就有了轉胎的機會了，所以這一次，只在夢中讓你嚐一下苦頭，希望你會記取教訓。待人必須要誠懇，不要事事計較，更不要有害人之心，否則，畢竟「惡有惡報」。哈……你好自為之吧！「人生因果，不是不報，只是時辰未到」好好的積一點陰德吧！哈……。

△每人又定神回來。

老僕：先生，我沒有關燈……。

聯詠：……你們聽到了沒有。

宏書：聽到什麼？

聯詠：難怪，我總覺得這好像不是夢……。

茗亞：聯詠，你怎麼啦，又有什麼不對？

陳文：是啊，你到底做了什麼夢，可不可以說來聽聽呢？嗯……。

聯詠：這怎麼說呢！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，自己似乎才剛剛長大，剛剛了解一些事情。

△大家皆以懷疑的眼光，異口同聲：哦……。

聯詠：唉，說給你們聽，你們或許也不會相信。反正現在是沒事了，我們又何必去在乎它到底發生了什麼呢？你們說不是啊！

陳太太：對呀，有些事是說不通的，我們又何苦去鑽牛角尖呢？人活著就是要往前看，往前走。聯詠：多做一點善事，多積一點公德，那麼人生才會更愉快，更美好。才會走得更遠。哈……。

△大夥全都互相會意的笑了笑。

△燈暗。

△音效繼續走……。

△收場。

△落幕。

△全劇終……。

△謝幕……。